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创造社作品选

(下)

刘 纳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创造社作品选

(下)

刘 纳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 说

郁 达 夫

茫 茫 夜

(一)

一天星光灿烂的秋天的晚上，大约时间总在十二点钟以后了，静寂的黄浦滩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街灯灰白的光线，散射在苍茫的夜色里，烘出了几处电竿和建筑物的黑影来。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车停在那里，但是车夫好像已经睡着了，所以并没有什么动静。黄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时有一声雨声船板和货物相击的声音传来，和远远不知从何处来的汽车车轮声合作一处，更加形容得这初秋深夜的黄浦滩上的寂寞。在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滩上忽然闪出了几个纤长的黑影来，他们好像是自家恐惧自家的脚步声的样子，走路走得很慢，他们的话声亦不很高，但是在这沉寂的空气中，他们的足音和话声，已经觉得很响了。

“于君，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的酒完全醒了么？我只怕你上船之后，又要吐起来。”

讲这一句话的，是一个十九岁前后的纤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他的身体好像是不十分强，所以在微笑的时候，他的苍白的脸上，也脱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讲的虽然是

北方的普通话，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转的声调，竟使听话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来。被他叫“于君”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大约是因为酒喝多了，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红红浮着的，不知是眼泪呢还是醉意，总之他的眉间，仔细看起来，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勉强装出来的欢笑，正是在那里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刚才讲话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藤青的哔叽洋服，与刚才讲话的那青年的鱼白大衫，却成了一个巧妙的对称 Contrast。他的面貌虽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宽的旧式的硬领和红格的领结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文学趣味的人。他听了青年的话，就把头向右转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边伸出右手来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边笑着回答说：

“谢谢，迟生！我酒已经醒了。今晚真对你们不起，要你们到了这深夜来送我上船。”

讲到这里，他就回转头来看跟在背后的两个年纪大约二十七八的青年，从这两个青年的洋服年龄面貌推想起来，他们定是姓于的青年在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两个中的一个年长一点的人听了姓于的青年的话，就抢上一步问说：

“质夫，客气话可以不必说了。可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我还没有问你，你的钱够用了么？”

姓于的青年听了，就放了捏着的迟生的手，用右手指着迟生回答说：

“吴君借给我的二十元，还没有动着，大约总够用了，谢谢你。”

他们四个人——于质夫吴迟生在前，后跟着二个于质夫的同学，是刚从于质夫的寓里出来，上长江轮船去的。

横过了电车路沿了滩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钟，他们已

经走到招商局的轮船码头了。江里停着的几只轮船，前后都有几点黄黄的电灯点在那里。从黑暗的堆栈外的码头走上了船，招了一个在那里假睡的茶房，开了舱里房门，在第四号舱里坐了一会，于质夫就对吴迟生和另外的两个同学说：

“夜深了，你们可先请回去，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经谢不胜谢了。”

吴迟生也对另外的两个人说：

“那么你们请先回去，我就替你们做代表罢。”

于质夫又拍了迟生的肩说：

“你也请同去了罢。使你一个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迟生笑着回答说：

“我有什么要紧，只是他们两位，明天还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迟了。”

质夫也接着对他的两位同学说：

“那么请你们两位先回去，我就留吴君在这儿谈谈罢。”

送他的两个同学上岸之后，于质夫，就拉了迟生的手回到舱里来。原来今晚开的这只轮船，已经旧了，并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颇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质夫的第四号官舱，虽有两个舱位，单只住了他一个人，他拉了吴迟生的手进到舱里，把房门关上之后，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同电流似的，在他的脑里经过了。在电灯下他的肩下坐定的迟生，也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发生，尽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里。质夫看着迟生的同蜡人似的脸色。感情竟压止不住了，就站起来紧紧的捏住了他的两手，对面对的他幽幽的说：

“迟生，你同我去罢，你同我上 A 地去罢。”

这话还没有说出之先，质夫正在那里想：

“二十一岁的青年诗人兰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尔兰 Paul Verlaine。白儿其国的田园风景。两个人的纯洁

的爱……”

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变了一句话，表现了出来。质夫的心里实在想邀迟生和他同到 A 地去住几时，一则可以安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则可以看守迟生的病体。迟生听了质夫的话，呆呆的对质夫看了一忽，好像心里有两个主意，在那里战争，一霎时解决不下的样子。质夫看了他这一副形容，更加觉得有一种热情，涌上他的心来，便不知不觉的逼进一步说：

“迟生，你不必细想了，就答应了我罢。我们就同乘了这一只船去。”

听了这话，迟生反恢复了他平时的态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说：“质夫。我们后会的日期正长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 A 地之后能把你的生活，和心里的变化，详详细细的写信来通报我，我也可以一样的写信给你，这岂不和同住在一块一样么？”

“话原是这样说，但是我只怕两人不见面的时候，感情就要疏冷下去。到了那时候我对你和你对我的目的下的热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夺去了。”

“要是这样，我们两个，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难道还不能了解我的心么？”

听了这话，看看他那一双水盈盈的瞳人，质夫忽然觉得感情激动起来，便把头低下去搁在他的肩膀上说：

“你说什么话，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劝你同我去了。”

讲到这里，他的语声同小孩悲咽时候似的发起颤来了，他就停着不再说下去，一边却把他的眼睛，伏在迟生的肩上，迟生觉得有两道同热水似的热气浸透了他的鱼白大衫和蓝绸夹袄，传到他的肩上去。迟生也觉得忍不住了，轻轻地举起手来，在面上揩了一下，他就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那十烛光的电灯。这夜里的空

气，觉得沉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舱外舷上忽有几声水手呼唤声，和起重机滚船索的声音传来，质夫知道船快开了，他想马上站起来送迟生下船去，但是心里又觉得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无论如何想多尝他一忽。照原样的头靠在迟生的肩上，一动也不动的坐了几分钟，质夫听见房门外有人在那里敲门。他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谁，门外的人便应声说：

“船快开了。送客的先生请上岸去罢。”

迟生听了，就慢慢的站了起来，质夫也默默地不作一声跟在迟生的后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电灯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侧的跳板上时，迟生忽然站住了。质夫抢上了一步，又把迟生的手紧紧的捏住，迟生脸上起了两处红晕，幽幽扬扬的说：

“质夫，我终究觉得对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长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担心思了，请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时候，千万请你写信来通知我。”

质夫一定要上岸来送迟生到码头外的路上。迟生怎么也不肯，质夫只能站在船侧，张大了两眼，看迟生回去。迟生转过了码头的堆栈，就成了一点白点向北的走去，在街灯光里出没了几次，那白点渐渐小了下去，过了六七分钟，站在船舷上的质夫就看不见迟生了。

质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会，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气，仰起头来看见了几颗明星，在深蓝的天空里摇动，他胸中忽然觉得悲惨起来。这种悲哀的感觉，就是质夫自身也不能解说，他自幼在日本留学，习惯了飘泊的生活，生离死别的情景，不知身尝了几多，照理论来，这一次与相交未久的吴迟生的离别，当然是没有什么悲伤的，但是他看看黄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点一点小下去的吴迟生的瘦弱的影子，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在这茫然不可

捉摸的思想中间，他更觉得他自家的黑暗的前程和吴迟生的纤弱的病体，更有使他泪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气中站了一会，他就慢慢的走到舱里去了。

(二)

长江轮船里的生活，虽然没有同海洋中间那么单调，然而与陆地隔绝后的心境，到底比平时平静，况且开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黄雾，长江两岸的风景，如烟如梦的带起伤惨的颜色来。在这悲哀的背景里，质夫把他过去几个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画幅一般回想出来了。

三月前头住在东京病院里的光景，出病院后和那少妇的关系。同污泥一样的他的性欲生活，向善的焦躁与贪恶的苦闷，逃往盐原温泉前后的心境，归国的决心。想到最后这一幕，他的忧郁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来，眼看着江上午后的风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栏杆，他便自言自语的说：

“泡影呀，昙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这也是质夫的一种迷信，当他决计想把从来的腐败生活改善的时候，必要搬一次家，买几本新书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头，他动身回国的时候，也下了一次绝大的决心。他心里想：

“我这一次回国之后，必要把旧时的恶习，改革得干干净净。戒烟戒酒戒女色。英德法文更要加进一步，以后我做的英文德文法文总要使英人德人法人都会佩服。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锻炼，使我的朋友全要惊异说我是与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生活，仍是与从前一样，烟酒非但不戒下，并且更加加深了，女色虽然还没有去接近，但是他的变态性欲，不过变了一个方向，依旧在那里伸张。想到了这一个结果，他就觉得从前的决心，反成了一段讽刺 Satire，所以不觉叹气微

笑起来，叹声还没有发完，他忽听见有人在他的左肩下问他说：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为什么发叹声？）

转过头来一看，原来这船的船长含了微笑，站在他的边上好久了，他因为仅在那里想过去的事情，所以没有觉得。这船长本来是丹麦人，在德国的留背克住过几年，所以德文讲得很好，质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经同他讲过话，因此这身材矮小的船长也把质夫当作了朋友，他们两人讲了些闲话，质夫就回到自己的舱里来了。

吃过了晚饭，在官舱的起坐室里看了一回书，他的思想又回到过去的生活上去。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吴迟生一个人的身上，原来质夫这一次回国来，本来是为转换生活状态而来，但是他正想动身的时候，接着了一封他的同学邝海如的信说：

“我住在上海觉得苦得很。中国的空气是同疯病院的空气一样，渐渐的使人腐烂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国了。你若要回来，就请你来替了我的职，到此地来暂且当几个月编辑罢。万一你不愿意住在上海，那么 A 省的法政专门学校要聘你去做教员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学在那里当编辑的 T 书局的编辑所里。有一天晚上，他同邝海如在外边吃了晚饭回来的时候，在编辑所里遇着了一个瘦弱的青年，他听了这青年的同音乐似的话声，就觉得被他迷住了，这青年就是吴迟生呀。过了几天，他的同学邝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吴迟生及另外几个人在汇山码头送邝海如的行，船开之后他同吴迟生就同坐了电车，回到编辑所来。他看看吴迟生的苍白的脸色和他的纤弱的身体，便问他说：

“——吴君你身体好不好？”

吴迟生不动神色的回答说：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质夫听了这话，就不觉张大了眼睛惊异起来，因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说自家的病的，但是吴迟生对了才遇见过两次的新友竟如旧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秘密病都讲了。质夫看了迟生的这种态度，心里就非常爱他，所以就劝他说：

“你若害这病，那么我劝你跟我上日本去养病去。”

他讲到这里，就把乔其慕亚的一篇诗想了出来，他的幻想一霎时的发展开来了。

日本的郊外杂树丛生的地方，离东京不远，坐高架电车不过四五十分钟可达的地方，我愿和你两个人去租一间草舍儿来住。草舍的前后，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围，要有一条小小的清溪。清溪里要有几尾游鱼。晚春时节，我好和你拿了耒耜，把花儿向草地里去种。在蔚蓝的天盖下，在和暖的薰风里，我与你躺在柔软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儿来朗诵。初秋晚夏的时候，在将落未落的夕阳中间，我好和你缓步逍遥，把落叶儿来数。冬天的早晨你未起来，我便替你做早饭，我不起来，你也好把早饭先做。我礼拜六的午后从学校里回来，你好到冷静的小车站上来候我。我和你去买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谈。谈到礼拜的日中。书店里若有外国的新书到来，我和你省几日油盐，可去买一本新书来消那无聊的夜永。……

质夫坐在电车上一边作这些空想，一边便不知不觉的把迟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迟生的柔软的小手，心里又起了一种别样的幻想，面上红了一红把头摇了一摇，他就对迟生问起无关紧要的话来：

“你的故乡是在什么地方？”

“我的故乡是直隶，但是现在住在苏州了。”

“你还有兄弟姊妹没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干什么？”

“我因为北京天气太冷，所以休了学，打算在上海过冬。并且这里朋友比较得更多一点，所以觉得住在上海比北京苏州更好。”

这样的回答了几句，电车已经到了大马路外滩了。换了静安寺路的电车在跑马厅尽头处下车之后，质夫就邀迟生到编辑所里来闲谈。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的交际，便渐渐儿的亲密起来了。

质夫的意思以为天地间的情爱，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恋爱外，以友情为最美。他在日本飘流了十来年，从未曾得着一次满足的恋爱，所以这一次遇到了吴迟生，觉得他的一腔不可发泄的热情，得了一个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标，说起来虽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沦落，未曾遇着一个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证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迟生到编辑所来和他谈到夜半，质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迟生和另外的两个朋友出编辑所走到马路上时候，质夫觉得空气凉冷得很。他便问迟生说：

“你冷么？你若是怕冷，就钻到我的外套里来。”

迟生听了，在苍白的街灯光里，对质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纤弱的身体倒在质夫的怀里。质夫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从迟生的肉体传到他的身上去。

他们出浴堂已经是十二点钟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迟生分手的时候，质夫觉得怎么也不能放迟生一个人回去，所以他就把迟生的手握住说：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们上编辑部去睡罢。”

迟生也像有迟疑不忍回去的样子，质夫就用了气力把他拖过来了。那一天晚上，他们谈到午前五点钟才睡着。过了两天，A地就有电报来催，要质夫上A地的法政专门学校去当教员。

(三)

质夫登船后第三天的午前三点钟的时候，船到了 A 地。在昏黑的轮船码头上，质夫也辨不出方向来，但看见有几颗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凉的长江波影里。离开了码头上的嘈杂的群众，跟了一个法政专门学校里托好在那里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后，他觉得晚秋的凉气已经到了这长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码头近旁一家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乡下的旅舍似的旅馆里住下之后，他心里觉得孤寂得很。他本来是在大都会里生活惯了的人，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到了这一处不热闹的客舍内，从微明的洋灯影里，看看这客室里的粗略的陈设，心里当然是要惊恨的。一个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对他说了几句话，从他的房里出去之后，他真觉得闯入了龙王的水牢里的样子，他的脸上不觉有两颗珠泪滚下来了。

“要是迟生在这里，那我就不会这样的寂寞了。啊迟生，这时候怕你正在电灯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里做好梦呢！”

在床上横靠了一忽，质夫看见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来，远远的鸡鸣声也听得见了。过了一会，有一部运载货物的单轮车，从窗外推过了，这车轮的仆独仆独的响声，好像是在那里报告天晴的样子。

侵旦旅馆里有些动静的时候，从学校里差来接他的人也来了。把行李交给了他，质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车上学校里去。沿了长江，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质夫的人力车就折向北去。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的时候，他就觉得元气恢复起来了。看看东边，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西边是一道古城。城外是一条长沟，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岗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他抬起头来远远见了几家如装在盆景假

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墙上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和电线，又看看远处的地平线和一湾苍茫无际的碧落，他觉得在这自然的怀抱里，他的将来的成就定然是不少。不晓是什么原因，不知不觉他竟起了一种感谢的心情。过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语的说：

“这谦虚的情！这谦虚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尔特，Wilde 呀，佛尔兰 Verlaine 呀！你们从狱里叫出来的‘要谦虚’ Be humble 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车到了学校里，他就通名刺进去。跟了门房，转了几个弯，到了一处门上挂着“教务长”牌的房前的时候，他心里觉得不安得很。进了这房，他看见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务长迎了出来。这教务长带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视眼镜，口角上有两丛微微的胡须黑影，讲一句话眼睛必开闭几次，质夫因为是初次见面，所以应对非常留意。讲了几句寻常套话之后，他就领质夫上正厅上去吃早饭。在早膳席上，他为质夫介绍了一番。质夫对了这些新见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种异常的压迫，他一个人心里想：

“新媳妇初见姑嫂的时候，她的心理总应该同我一样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还不不如什么事也不干，一个人回到家里去做狄卡耽 Decadent 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顿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务长就把功课时间表拿了过来。却好那一天是礼拜，质夫就预备第二日去上课。倪教务长把编讲义上课的情形讲了一遍之后，便轻轻的对质夫说：

“现在我们学校里正是五风十雨的时候，上课时候的讲义请你用全副精神来对付。礼拜三用的讲义，是要今天发才赶得及，请你快些预备罢。”

他出去停了两个钟头，又跑上质夫那边来，那时候质夫已有一页讲义编好了。倪教务长拿起这页讲义来看的时候，神经过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颇强的质夫，觉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边心里又

在那里恐惧，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怕没有就过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讲义之后，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但是质夫的第六官——纤细的神经——却告诉质夫说：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经满足了。”

恐惧的心思去了之后，质夫的自尊心又长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从前也加一倍抬起头来，但是一种自然的势力，把这自尊心压了下去，教他忍受了。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约就是卑鄙的行为的原动力，若再长进几级，就不得不变成奴隶性质。现在社会上的许多成功者，多因为有这奴隶性质，才能成功，质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约也是靠他这时候的这点奴隶性质而来的。

这一天晚上质夫上床的时候，却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来往。一种是恐惧的心思，就是怕学生不能赞成他。一种是喜悦的心思，就是觉得自家是专门学校的教授 Professor 了。正在那里想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个人钻进他的被来。他闭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吴迟生。他和吴迟生颠颠倒倒的讲了许多话。到第二天的早晨，斋夫进来替他倒洗面水，他被斋夫惊醒的时候，才知道是一场好梦。他醒来的时候两只手还紧紧的抱住在那里。

第二次上课钟打后，质夫跟了倪教务长去上课去。倪教务长介绍了几句，出去之后，质夫就踏上讲坛去讲。这一天因为没有讲义稿子，所以他只空说了两点钟。正在那里讲的时候，质夫觉得有一种想博人欢心的虚伪的态度和言语，从他的面上口里流露出来。他心里一边在那里鄙笑自家，一边却怎么也禁不住这一种态度和这一种言语。大约这一种心理和前节所说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构成奴隶性质的基础。

好容易破题儿的第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倪教务长的苍黄的脸上浮着了一脸微笑，跑上质夫房里来。质夫匆忙站起来让他坐下之后，倪教务长便用了日本话，笑嘻嘻的对质

夫说：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几班都来要求加钟点了。”

质夫心里虽然非常喜欢，但是面上却只装做一种漠不相关的样子。倪教务长到了这时候，也没有什么隐瞒了，便把学校里的内情全说了出来。

“我们学校里，因为陆校长今年夏天同军阀李星狼麦连邑打了一架，并反对违法议员和驱逐李麦的走狗韩省长的原因，没有一天不被军阀所仇视。现在李麦和那些议员出了三千元钱，买收了几个学生，想在学校里捣乱。所以你没有到的几天，我们是一夕数惊，在这里防备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几个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学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们学生的攻击，那我们在教课上就站不住了。一个学校中，若聘的教员，不能得学生的好感，教课上不能铜墙铁壁的站住，风潮起来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法子？现在好了，你总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话）你成功了呀！”

质夫听了这些话，因为不晓得这 A 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了，但是倪教务长对质夫是很满足的一件事情，质夫明明在他的言语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从此质夫当初所怀着的那一种对学生对教务长的恐惧心，便一天一天的减少下去了。

(四)

学校内外浮荡着的暗云，一层一层的紧迫起来。本来是神经质的倪教务长和态度从容的陆校长常常在那里作密谈。质夫因为不谙那学校的情形，所以也没有什么惧怕，仅在那里干他自家一个人的事。

初到学校后二三天的紧张的精神，渐渐的弛缓下去的时候，

质夫的许久不抬头的变态性欲，又露起头角来了。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吴迟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脑海里消失下去，由此而后，支配他的全体精神的欲情，分成了二个方向起起作用来。一种是纯一的爱情，集中在他的一个年轻的学生身上。一种是间断偶发的冲动。这种冲动发作的时候，他竟完全成了无理性的野兽，非要到城里街上，和学校附近的乡间的贫民窟里去乱跑乱跳走一次，偷看几个女性，不能把他性欲的冲动压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这冲动发作的时候，倪教务长不声不响的走进他的房里来忠告他说：

“质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们得着了一个消息，说是几个被李麦买收了的学生，预备今晚起事，我们教职员还是住在一处，不要出去的好。”

质夫在房里电灯下坐着，守了一个钟头，觉得苦极了。他对学校的风潮，还未曾经验过，所以并没有什么害怕，并且因为他到这学校不久，缠绕在这学校周围的空气，不能明白，所以更无危惧的心思。他听了倪教务长的话之后，只觉得有一种看热闹的好奇心起来，并没有别的观念，同西洋小孩在圣诞节的晚上盼望圣诞老人到来的样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这捣乱事件快些出现。等了一个钟头，学校里仍没有什么动静，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冲动的发作压到了。他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在房里走了几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来走了几圈，觉得他的兽性，终究压不下去。换了一套中国衣服，他便悄悄的从大门走了出去。浓蓝的天影里，有几颗游星，在那里开闭。学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亏这一条路是沿着城墙沟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墙的轮廓和黑沉沉的城池的影子，还当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标。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几脚。踏了几次空，走到北门城门外的时候，忽然想起城门是快要闭了。若或进城去，他在城里又无熟人，又没有法子弄得到一张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决的，所以

在城门外迟疑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条乡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处很狭的街上了。他以为这样的城外市镇里，必有那些奇形怪状的最下流的妇人住着，他的冲动的目的物正是这一流妇人。但是他在黄昏的小市上跑来跑去跑了许多时候，终究寻不出一个妇人来。有时候有一二个蓬头的女子走过，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会，又穿到漆黑的侧巷里去走了一会，终究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在无人通过的漆黑的侧巷里站着，他仰起头来看看幽远的天空。便轻轻的叹着说：

“我在外国苦了这许多年数，如今到中国来还要吃这样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怜我一生还未曾得着女人的爱惜过。啊恋爱呀，你若可以学识来换的，我情愿将我所有的知识，完全交出来，与你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啊恋爱呀，我恨你是不能糊涂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资格地位名誉来换的。我要灭这一层烦恼，我只有自杀……”

讲到了这里，他的面上忽然滚下了两粒粗泪来。他觉得站在这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就又同饿犬似的走上街来了。垂头丧气的正想回到校里来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家小小的卖香烟洋货的店里，有一个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黄的电灯下，对了帐簿算盘在那里结帐。他远远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来走去的走了几次，便不声不响的踏进了店去。那女人见他进去，就丢下了帐目来问他：

“要买什么东西？”

先买了几封香烟，他便对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看来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实她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不过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还时髦，所以觉得有些动人的地方。他如饿犬似的贪看了一二分钟，便问她说：

“你有针卖没有？”